

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

序

送蘇祖禹司訓中郎序

師以道得名古者不專設官漢興始有博士唐有博士助教宋有教授學錄諸官然皆長吏得以辟置國家稽古右文法立大備凡天下郡邑皆有學學必有官官之所事脩身以律士講學以教人凡簿書錢穀刑名類皆不得雜之責之專任之重視古有加矣郡邑有官屬故事守令臨之森然冠履之分相見必趨相遇不坐有禮會不敢與處若小侯之事大國其

不職者得叱辱捶楚之若師儒之官雖亦在屬中而
皆不得以此相臨每相見如賓有禮會必與蓋亦所
以重而尊之也於乎以吾一介儒者班列品服皆混
於等夷之中而上下之優異乃如此爲若官者可以
不自異於等夷乎顧習俗移人往往置其所自重者
反於區區勢利之薰灼而委心焉求其所職其賢者
則季考勤也月書具也束脩不責也不肖者反是甚
有視學官如傳舍亦無絃誦之聲者於乎使師儒可
以是盡之則夫人皆触而上下之間亦豈必如是之
優異耶其所謂以道得名者惡乎似也吾鄉蘇君祖

禹今年有司以名薦禮部試於廷授訓導中部祖

禹育德邑膠幾二十年豈不於古之人物風俗治道悉究雖今之人物風俗治道其所以盛衰隆替莫有遺者然則師儒之賢不肖與能勝其責任之重與否固有所處矣今之中部也異日有以師道蜚聲於關中而出於等夷者必吾祖禹也抑中部令任君象之吾同年友頃以翰林庶吉士爲才御史假令於此盖有志乎古之循良吏非若世之仕者以敢擊行務汲汲於名者大抵守令師儒事皆相湏但異專與咸耳必風示不二則趨向一今任君施之以政祖禹率而

行之吾見教之易行也祖禹行同鄉者相醞致贈吾故序而預道之

送吳汝和乞改官南京侍養序

戶部副郎吳君汝和迎養尊翁於官所越七年疏乞改官南部便侍養 詔改副南京職方郎汝和世家金陵初舉進士試政戶部即蓄此志計年資未知所適有難預語者會當道者請增屬僚銓曹即序用汝和故不及以情言旣志不可遂乃爲迎養之舉非得已也然南北風土老者異宜而汝和又恒以賢勞事事於外故翁雖迎養終屢莊舄之懷而汝和又不獲

臣侍於是有所不釋然者矣今之請荷

聖明以情允俞蓋不獨汝和喜凡知汝和者皆爲之躍然也汝和奉翁南還兼之官陳君宗文丁君應韶相率同官者送之而屬余以紀事之任嗟夫孝本於性發於情凡人非伊陟宜無不知所以事其親者夷考春秋戰國以降敗倫滅性者往往而是獨考叔以純孝稱於左氏子騫以孝哉稱於尼父兩漢而下太史公班孟堅范蔚宗於忠義游俠文藝隱逸之類皆列傳而無所謂孝友者至歐陽文忠公始爲之豈以爲無所輕重而不傳邪或如春秋戰國者無可傳也

抑嘗即文忠所傳讀之蓋皆委巷之夫不幸而遇非
其時又不幸而適遭其事大率昌黎所謂毀傷支體
以爲孝者然後知古之人處其常而不以一行稱者
多也然則文忠所傳豈人子所得已哉如汝和仕旣
通顯翁高年方康強無恙又際聖明孝理天下得
如所請是皆人子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今之南也
翁旣安其鄉土之適矣汝和出則治事於官入則定
省於家則豈獨於孝足稱哉汝和自官戶部嘗督餉
三邊監賦河南山東及總出納於兩淮京倉又嘗使
山東河南催運天下轉輸儲蓄三關糧草兼提督畿

輔要郡諸倉所至寬不縱弛嚴不刻虐事集而民安
籍然聲稱蓋其孝之根於性而移於所事如此計是
而往則所以建立於時垂休於後者可量也哉春方
嘆二親在蜀欲爲此舉而不可得聞二君之言遂喜
而序之

送范廷用尹慈利序

世皆以縣令難爲而福民甚易以其易則凡懷負才
美者大之不得爲公卿坐廟堂相天子以行道於
時次之不得列臺諫論政事失得以補拾遺闕則皆
欲居之使環百里之民有父母之戴亦道之行也然

而官不過七品耳凡榮辱得喪有長吏焉皆得以情
加之得其心則闢茸擅冀黃之譽否則反是故其勢
難爲嗚乎亦甚矣哉朝廷建學育材養之於未用
之時而器使於可用之日固將有所資而吾之所以
受任者亦惟行所學也即以令而論令在牧若民而
榮辱惟能否是視矧公議在人不以一日而忘使能
其事雖不獲乎上必獲乎民雖不得譽於今必將垂
譽於後古之人如即墨毀言陽城自考竟伸其志於
當時况後世哉吾鄉范君廷用少負大志讀書明理
屬文有奇氣先生長者咸器重之當必大顯達然自

領鄉薦懷抱利器累試春官弗售人若不堪君不色
慍蓋其所養厚也今年夏乃謁選銓曹得知慈利縣
慈利雜蠻獠兼戎衛環戍外疆非負才局威望不足
鎮憤其心命下同鄉士大夫咸宜之屬余以言賀
眷於君業同學爲先進知之深觀其志畧不以外物
少動於中者其於福民之易正所樂爲而難爲之論
非所教也今世仕者往往惑前議少變其初故循良
之績不滿天下則明日有蜚聲於湖南者非吾廷用
其誰歸余忝在載筆後庸俟大書特書以耀於無窮
云

送陳思遜倅山東運司序

鹽之有稅昉自夷吾相齊後之英君誼辟率藉以資軍旅之費助賦歛之不及未有罷之者然罷之則縱末作資游惰益侵暴故君子曰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蓋確乎有見者我

朝置轉運之司領之亦以此但法久弊生故富商大賈恒累萬金而業以爲生者至瓶無儲粟財不積於上而民就窮於下豈所以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耶然則有用世之心者吾未見其晏然而已也成都陳君思遜明三禮成化乙酉鄉薦第五人遊太學友天下

士窮理養心之外凡世之兵農錢穀有司之事無不
講蓋將有志於經濟之業者覩一對大廷以成其
信然試春官餘二十年竟不遇豈天靳於斯而昌於
後邪知思遜者固重惜之而思遜了無輕重於其間
也今年夏乃循例得倅山東運司余同年友許君文
厚屬爲之贈自古興利之臣何世無之然往往投隙
於其主英明之後及其術一售則亦賈禍不細後之
人議其主者未嘗少逭其咎也嗚乎君子立心操行
要自有道非以時之上下變易也使不幸而遇其時
猶當思所以拯之况非其時而爲之作俑乎今

聖明紹統軫念民艱凡百弛張之典皆思所以止費裕民故鹽榷之官慎簡乃察思遜所遇不可謂非其時矣嗚乎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易曰損上益下爲益古之聖賢非徒爲無益空言也世之君子亦非不講明而熟玩之顧功名富貴追逐其心鮮有不姦阿淟忍以投時好者思遜懷用世之心久矣今又遇其時而民之就窮者抑又所當拯如是而不有所爲以自樹立則不用之類耳吾聞思遜尊翁官千戶以舉職進階明威將軍今伯兄思實襲補爲能官方進未艾思遜行將振起於山之東則明日簪纓縉紳於

門者夫豈徒閭里之光庸書以俟之

贈御史趙君文鑑考績序

御史古官也自公卿及百執事減否皆得以言凡天下兵農錢穀之利害皆得以建白興除其任博其責重故非特公卿百執事知所欽慕雖武夫悍卒童稚婦女不知法令者舉漠然無所顧忌惟諳及御史則惶汗悚懼是故法令之行惟御史是聽而世之負才美者恒願居之然而非所樂也蓋其任博則不能無恩讐毀譽於人而榮辱得喪所由係焉其責重則又非淺識狹量汲汲於名利者所能居也雖然此亦不

知道者耳古之從仕者爲人則凡大言大利小言小利知爲國謀而不知爲身謀知爲天下民生休戚計而不知計一已之休戚是固所欲居也抑豈非所樂者耶吾蜀永川趙君文鑑天順壬午領鄉薦越十年始舉進士拜知縣又十年始得徵爲御史君初知縣於長沙瀏陽地僻遠民聚習俗惡厲乃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又陳事之可興革而不得自專者於當道皆行之因以知名及爲御史設施益稱其才按治兩淮諸權貴無敢怙勢撓法稽察江西案牘宿弊剔革歸其長以公正激揚旌之蓋其爲人之心自蘊於發軔

之初無一日不然也然則御史乃其所宜居亦所樂居豈以區區得喪少動其心者哉今年滿考績最得推贊其親如其官雖已不逮而所以顯揚之者亦至矣同官者榮而賀之屬余以言鳴乎余言曷足爲輕重顧公於家君爲同年且同官知之深今

聖明在上崇獎言路以振紀綱於御史言無不利如君之賢適維其時則非惟得益展厥蘊而功名富貴將追逐而不舍也顯揚之孝豈但如此庸書以俟之

送周制中二尹寶鷄序

邑有永所以參贊令之所不及古者設官尚書有左

右丞御史有中丞今之制寺監猶有丞公卿而下雖無丞之名然部省有左右內外臺有副有僉政有大小職有崇卑其爲丞之義一也昌黎韓文公記藍田

有曰丞之職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則然矣又曰惟涉筆占位署漫不可否事乃以爲丞負宜不能無議於後者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烏有旣爲丞知其職乃獨狃於習俗而以掃溉爲公事是孰負哉余友嘉定周君制中遊太學幾年懷抱利器不得用今年謁選乃得丞寶鵝灝行同鄉者榮而賀之丐鄉進士楊君正元劉君道行屬余以

言贈於乎余言曷足爲輕重然慕回路之義故以是語之抑余猶有告焉宋文節楊公在紹興初爲零陵丞時張忠獻謫永杜門謝客文節固求見乃勉以正心誠意之學文節服其教終身因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爲名臣夫忠獻在當時以身繫天下安危而文節剛方博大亦推重於時乃以誠意相勉則二公之所操履蓋可知矣况非二公者乎然則制中之丞寶鷄也試以忠獻之言時省而力行之庶幾能不負丞者毋曰聖賢之事非所敢聞也或曰今之官惟以苟且集事爲賢以二公之論告人非迂則諛於乎誠之

道隨所居所稟無不可行者事乎上無足恭施於民
有實惠交乎人絕面從而心異如爲世俗之言則蹈
昌黎丞負之議亦非諸君所以贈制中也

送唐敬之節判考績還任序

成化丙午秋唐君敬之以太學生謁選銓曹得判通
州越三年今上即位之二載寔弘治乙酉冬初考
績最復任同鄉仕于朝者榮而賀之屬余曰通之爲
州北距京師不四十里近凡粟米力役之征外苛
責百出朝令而夕不得則見譴於人且公卿大夫以
及內廷侍從出使南畿閩浙楚蜀兩廣山之東江

之西及是處之有來者道必經焉勢不能無所需索
迎謁有不如意皆能以勢臨之故凡吏于其土者必
通敏有才識始克濟然以其征輸之繁民無息肩之
期故編戶於里者率移徙他所不完而爲之長者益
難今敬之任職三年寬不縱弛猛不苛刻惠而愛戴
於人非負才局有愛民之志者不能因見器於部使者
聲稱勤恪是可與也盍一言贈之乎余曰是則有
然者抑余於敬之不但今日知其然也敬之先尊甫
翁於寒族誼有瓜葛情好通家余因得而悉之其先
世隱德至翁治產積居與時遂不窺市井不行異邑

致富然好行其德人有急者周之無難色負者不固
責償凡吾鄉稱富而好禮者必曰唐某自郡之長吏
皆與分庭抗禮而郡中之賢豪無不折節相友善人
謂翁之所積者厚不在其身當在其子也及觀敬之
循循雅飭惟知事親交友爲事雖處豐腴未嘗以氣
陵人人又謂敬之所就益未可量也然則唐氏積累
於先而發于敬之敬之脩於其身而見於既遇其固
然哉昔蘇長公論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又曰張湯
宜無後者也余始疑之及跡湯之行皆酷烈舞智御
人始信長公之論敬之有弟曰仁嘗從余遊育德郡

膠駿駿嚮用今以是究之則翁之所流澤於後者當
未艾而敬之所以膺祿位於將來者如上丘陵自卑
而高矣是宜序而贈之

送陳君嘉言尹江津序

弘治庚戌江津令闕負其小人曰令所以牧民也安
得奉法循理治勤惠愛者爲之使吾民有所息肩乎
其君子曰令所以宣德流化也安得愷弟樂易敦本
務實者爲之使吾人有所矜式乎於是相率言于所
司以聞于上越明年得陳侯嘉言徃踐其任維時
邑人鄉進士楊廷衡合邑之寓京師者謁之退而語

曰侯之貌恭而和言直而信德厚而有容邑人之情其殆有所慰乎乃來語余屬爲之言春郡人也江津郡邑距上流百里有餘凡令之淑慝政之美惡皆波及焉聞廷衡之言竊爲之喜而心賀也誼不可嘿則以所私念者與議之世之論守令者必曰龔黃卓魯天子以是責於監司曰有是者毋匿不聞用旌異之爲守令勸監司以是責於郡邑曰能是者吾不敢蔽否則式惟爾罰其爲守令者亦以之自期待似也然嘗究夫時之所舉與所行者乃相違焉何也史稱霸溫良有讓遂忠厚剛毅茂寬仁恭愛恭性謙退至論

其治狀大都力行教化而後誅罰視民如子躬率儉約督民樹蓄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未嘗事敢擊以崇赫赫之名者律以今所稱所行則所謂其名是其人非者得無似之乎然則尚友四子者必求於古無慕乎今則名與位自迫逐而不舍矣廷衡曰子之言是矣顧習俗與世移易四子者在昔固宜今欲似之僅可得乎民耳而欲獲乎上殆與操瑟立齊門者類也余曰古與今不相遠而四子在當時亦不甚爲人所知如遂僅爲郎不任公卿霸連貶秩後始封建成侯茂在密人豈其不能治光武下詔褒美封褒德侯魯

起中牟止爲博士後始位司徒要之四子之心惟知職之所當爲而能勝之他無所覬慕其所以名位之重垂於後世則亦是非之在人心者終不能泯耳故篤於好古者不得於上矣亦不得於民乎不得於今矣亦不得於後乎况又有得於上得乎今者也廷衡曰子之言君侯之德也邑人之情也請書以贈之

送宰關城喻國器序

戶部尚書貟外郎內江李君邦甫語余曰吾邑喻氏國器名家子也其先吉之永豐人自高祖均可洪武間知渝郡遂家今邑中爲望族伯祖有諱義者仕爲

戶部主事至雷州太守而彥斌彥明則以入粟被勑旌異大父彥剛父尚節皆隱德不慕仕進諸父兄有曰簡今主宣城簿曰秉檢校保定府曰順主無錫簿曰憲順皆樂育於邑膠襄駿嚮用今國器又以少辟從事蜀都闢下得宰閼城其才之進當未艾子文宜敘事得不斬一言張而大之幸也余旣唯矣竊嘆世之名門右族未必不由祖先勤儉忠孝以成立之深有味乎直清之言者蓋非特其德善之報而氣習薰炙涵養亦有然者國器之行余固喜談而樂道之也雖然關城畿甸喉襟之驛近自太原中州遠極關

陝荆楚又遠極滇蜀嶺南使者之往來縱橫旁午於
道凡館餚輿馬之給授使賓至如歸去無留滯皆職
也但所具悉自江南富室江南距畿甸三千里而遙
則民之遠役而來非土著也又以奔趨孔棘無息肩
時則民之役於是者寔重且勞也以非土著之民而
給重且勞之役國家所以使民之義蓋有不得不
然者爲之長者不知所以撫而輯之則其勢易以渙
散而我之職有未易盡者况江南之民力亦竭尤所
當念者乎於乎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國器以家聲之舊承之誼有所處矣由是而衍

先世之慶以迄續將來之休其在此夫余不依姑書
以俟之

送戴惟賢任沅陵序

吾渝友戴君惟賢先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定菴江
公女丈也定菴以閑才博學登進士累官翰林學士
位公孤一時功在社稷流聲遠邇海內之士仰下
風而望餘光者久矣而惟賢乃得締親於其門蓋庶
幾坦腹之擇者自是感激日淬礪舉子業遊大學友
天下士濟養成就餘二十年乃得尹於沅陵君子曰
定菴之擇婿不爲不明而惟賢之立志亦不可謂不

篤也將之官其友人鄉進士曾惟臣楊廷衡屬余贈
之自古聖賢豪傑功業著於當時言論垂於簡冊非
不可仰可師也然上焉者如臯夔稷契旣自以爲不
可及矣次焉者如漢唐宋諸子或以功業名或以文
章著固亦可法然歷世旣遠簡帙浩穰則亦有讀之
而不盡盡之而不能無疑者是則聞之固不若見之
真也仰其空言於百世之下固不若承其聲教於當
時也如定菴者究其柄用正統景泰間今已餘三十
年豐功偉烈人猶喜談而樂道之後世安知不有以
漢唐宋諸子爲議者則惟賢旣親薰而就炙之矣嗚

乎仰聖謨則賢範其於持身治人事君之道必有得
於心而不可以言傳者則今之得階美秩固宜也得
之矣安有不知所以行之者乎昔晏元獻公擇婿而
得富弼後果以道德功業著然則惟賢往矣其名位
雖未可遽相埒於富鄭公而所以揚休振美如此其
跡有異乎否也惟賢家世業儒好禮今伯兄景瞻仕
陝西徽州判從子收丙午鄉薦積學有待衣冠文物
之盛萃於一門蓋方進而未艾云

送貳尹杜敬之任吳江序

遂寧杜敬之初爲南城兵馬踰六年以憂去起復改

東城將九年擢貳吳江尹君負幹局而尤勤慎沈敏
故蒞二城巡視御史上章舉薦者再民之稱便者人
無間言近又以其將秩滿也羣數十人赴銓曹保留
其善於官可知矣此膺擢將赴任同鄉諸縉紳致賀
而民部主政王君廷鳳屬余以言夫京師

輦轂之所寓四方萬國之人會焉廬居鱗次櫛比而
其貧富貴賤強弱狼怯紛乎不齊也故訟牒獄案日
不虛至或有善結納依附者決遣少不得其心遺毒
伺發無得免其蒞於人也則自禁內之臣以及府
部臺寺親軍之所無不以事相統攝其所任則水火

寇擾之救禦衢路溝防之修飭咸責焉故仕于京者
依 日月之光而違車塵馬足之奔逐宜無不可居
惟語及五城則雖負異才者亦惴惴焉不敢吐氣蓋
難乎其成績也久矣君之爲若易易然而復勤當路
之劄薦感細民之挽留是何以得此哉則敬之持是
而往蓋無不可爲者况於一邑乎抑余聞之吳江中
吳劇邑也民俗勤於治生而士習篤於禮讓故遊宦
之處例視之爲善而其脂膏亦足以自潤也然不知
民之窮亦無以異於他所者世俗之吏方巧肆誅求
以逃已責而不暇他恤於乎 國家財賦胥此焉出

且爲南北之喉襟爲民上者不知所以培養之而乃
月削歲括其將何所賴乎論人之材固以能濟天下
之事爲賢也然拙於催科勞於撫字者至令人猶稱
之以此易彼其得失何如也然則敬之行矣其尚勗
之哉不逐世俗之所尚不違民心之所慕使異日吳
江之民如二城之保留愛戴則聲實日流於
天朝雖欲辭顯不可得矣

壽少司徒王公七十序

少司徒華容王公以正德丙寅七月再疏乞致仕

詔許乘傳歸時春秋方七十十月 日爲初度之

辰夫人與公同年而其衣褐不及公

日公在位

凡諸公卿歲值誕日皆舉禮賦詩歌祝頌公旣去而禮不可廢乃如故事屬余序之夫壽者五福之一也人孰不歆艷而欲得之我顧常爲閒曠優逸之人所攬而有名位職守之所企慕而不可必得者即有之亦十之一二耳豈非居其位者勞心以耗神食於家者安意而肆志抑名者造物所忌而富貴壽考又名之最者也固不能以皆兼耶茲公以盈滿爲懼以靜退爲尚辭榮於方盛之日而求閒於未老之時無勞心耗神之後有安意肆志之適則自今而往其壽可

涯哉是宜諸公之祝頌也余所竊喜而欲壽者則又有出於此矣進退者君子立身之大節而禮義者所以爲進退之決也古之君子進以禮故三揖而後進退以義故一辭而遂退其進也非有所覬慕其退也非常有所繫繫此所以言有所必用而道有所必行也後世禮義不明貪進忌退乃有欲進而矯飾以爲辭當退而躁急猶不已者則其利征欲趨無時而息尚安能直行其志以裨益於時哉公之進也自發軔以至守劇郡伯名藩晉總憲度奉

天子之命撫安齊魯咸有聲績傳誦於人由是陟佐

國計於民部受知　主上荐被　簡用余竊窺之則
公惟以其篤實之心見於謀猷設施上求報於
天子下求利於斯民而已未嘗務爲激烈刻削之行
以欺世釣名者及其當退也則取必於歸雖

溫詔懇留而不肯一日安于其位是其進退之間從
容於禮義者世豈多見之哉此固吾徒之赤幟龍當
祝頌而不容已者也公舉成化己丑進士與家君爲
同年視春爲通家子弟知公之大者如此遂因諸公
之諉一道之公於山巔水涯之間或一視焉嘗輒然
笑曰是亦知我矣

送太常少卿楊君省親還建寧序

太常少卿楊君晉叔疏乞省其母太恭人於家上方以孝理天下重違其志也特許之賜寶鑑爲道里費於是鄉之縉紳大夫歆艷其去醵錢於東門外酒行半有執爵而言者曰晉叔始舉進士筮仕銓曹陟副郎踰六年疏乞省其母時太恭人初膺太安人之封也今又由副郎陟考功正以至太僕少卿不踰年再轉太常會今上即位上兩宮尊號覃恩而太恭人即由宜人晉今號是豈易得哉則由是而往其名位之崇如健者升梯舉足益高而益顯矣願

以爲君壽又酌而祝曰始太恭人之稱未亡人也茹
毒銜恤豈豫知有今日願惟禮義所在服之不替以
終其身焉耳而自天祐之篤生太常穎敏惇恪致位
於朝以弛榮於親而恭人萃膺寵命年尚未艾
則今太常之省其母也金緋在躬固異於昔日安知
後日又不有異於今日乎願以爲恭人壽又酌而祝
曰士之窮通貴賤何暇枚數要之德厚者流光而功
大者垂裕於後耳惟太常爲建安少師文敏公之曾
孫文敏在永樂宣德正統間以德望才名彌亮
先朝時天下稱三楊者公其一也其功德之被於當

時垂於後世蓋未易言顧其後將及百年雖多以科第著名而顯者今僅有太常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非晉叔安歸哉願以爲揚氏壽於是各舉旅行酬盡懼而退晉叔雖孫避有不得而辭者矣晉叔就道地官郎陳君子居屬余以言贈余與晉叔以成化癸卯各舉于鄉偕卒業成均相友善聞其言而壯之遂書序行李時晉叔從兄恒叔亦以京兆少尹先一月乞省親歸家庭天倫之樂閭里畫錦之榮蓋必有搦管賦之以繼伐木行葦之什者然世亦豈多見哉

贈費子羨序

鉛山費生子羨偕其從子懋中省其兄太常先生於京師旣閱兩月過余言別且曰某承世業凝神用志於鉛槧者亦久矣而未能有聞於時貨不中度咎將誰執執事者其亦有以進之乎余曰昔工師之爲明堂清廟也楩楠杞梓無弗爲用然求其材必於鄧林焉覩商丘之野固皆臃腫拳曲而不中規矩繩墨矣司服之爲冕弁也有五玉焉而其珮或以白玉或以山玄玉或以水蒼玉然求之必於崑山舍此則燕石瑞珉耳今太常甫弱冠以文章魁天下沉酣六藝出入諸子百家而又以獎教諒直受知

主上俾執經史敷陳於聰朝之暇其所以啓沃
宸衷以福澤天下者渥矣退而坐史館抽金匱石室
所藏以紀述聖君賢臣之偉烈演迤浩博無所不
該譬之木焉不爲鄧林乎譬之玉焉不爲崑山乎而
子欲有所進也顧舍之而窺啓寡聞焉是問殆好龍
而不好真龍者耶雖然江出岷山其始也若甕口至
楚國而廣千里不方舟不避風不可度又東而至於
海則茫無津涯此河伯望洋向若而嘆者也然則其所謂大者不以其衆流所匯乎其所以至於大者不以其流而不息乎則子美之持是而往也吾將見其

棹鞅而來垂聲震耀媲美太常所謂元方季方者不足多於前矣子羨其勗之哉子羨行與太常同年同官者賦詩以送而屬余序之

送都運邢君時望任長蘆序

同年友邢君時望居兵部郎中踰八年會長蘆都運缺銓曹疏薦君補之 命下知時望者咸噴噴稱異曰君明信謹厚而不務爲矯飾之行者也故事屬司馬者資歷既深不貳卿寺則鉅藩要地惟所之未有陞轉運於外者君膺是擢其心得無不釋然乎或曰是知君之淺者也時望世家襄陵其先尊公少宗伯

出詞林爲司成峻節義槩震動一時迄今海內之士聞其風聲者猶足以激頑立懦君蚤服過庭之訓發軺仕途回翔於鳳池鸞掖者將十年始有夏官之擢而其居夏官也飭公奉法職在惠民理義之所以養其心世故之所以堅其操者久矣是於升沉榮辱得失忻戚蓋不能無所見也豈足動於中哉或曰時望志於用世非徒以懷鉛提槧爲事者也今天下山澤之利爲有司之征榷以供國家之需者蓋錙銖無遺矣而用猶不給比司國計者慮無所出乃議博謀於卿士以求足國之道其公天下之心可知固不敢

欲出腋削之術以爲己利而虐吾民如桑孔之滛也
轉運者正筦榷蓋之任非脩潔不足以清利之源非
明識不足以察利之弊非變通不足以處利之宜則
如君者正將倚以濟時而公卿之推擇

天子之任用夫豈無槩於其間哉則時望茲往懷負
利器其心固欲少罄以試於盤根錯節以副人知惡
乎不釋哉余聞而壯之曰士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
知已耳昔劉士安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
而昌文靖請不稅農器王文正因以卜其異日之秉
鈞自古賢哲之取人類以潔已愛民爲尚也時望之

賢見知於人如此其策勲垂烈不可逆覩哉君濱行
同年之寓京師者例爲贈而主客副郎唐君元善見
屬遂書所聞告之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

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一

序

送憲副金君舜舉之天津序

古涪金君舜舉爲御史七年會
屬吏之才識穎異者而御史大夫閔公疏君名于
上不數月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天津蓋異數也
君行鄉之大夫士例屬言者贈之而次及於余竊念
若之尊甫先生偕家君舉成化己丑進士爲同年比
補令山陰與家君餘姚爲同郡時舜舉與春則各以
髫齡侍膝下雖未嘗一面而獲見問訊通家之好固

有神交之道也至癸卯余二人者就試鄉闈始邂逅
旅次一見而通姓名遂莫逆尋放榜又同第自是登
仕版聯班鷁鷺者十年餘定交之深麗澤之益蓋無
有過之者則舜舉茲行固宜有以處我而余曷能忘
言耶雖然詩曰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舜舉始爲大行人也奉使鄉國人咸跂慕相如榮耀
不暇他恤君獨厭之凡所處情協於義而冰清玉潔
瑩然無瑕蓋初筮仕而端方重厚之行已見異於大
人長者矣比爲御史則持法執憲無所顧忌出按滇
南發奸擿伏風裁震夷徼適士卒有跋扈者舜舉陽

爲招誘而陰馳疏于上得坐靖其亂識者謂此事一失幾會則勢如燎原不可撲滅君之沉幾斷決善處大事如此可謂量而能謀矣繼巡京畿聲望亦烜赫老奸宿猾率先堅退不就後州縣之虎而翼者重足一跡不敢犯古稱鐵面御史人以爲不誣以是上下皷譽則今之往殆般之揮斤羿之激矢無弗稱者而吉甫之誦不有激於余襄耶抑古之君子其愛君憂國之心不以治平少間而其揆事宰物則恒圖難於其易爲大于其細也昔光武命郭細侯爲潁川太守曰潁川近帝城河潤九里與京師并蒙福也夫天

津今之穎川而憲臣之尊不異於古之太守地之所
轄過于昔之穎川以君才望天子不惜置諸侍從
臺省之列而委專制一方庸鉅非光武寵任細侯之
意耶顧天津一道將騎卒惰著自往時民已茹苦食
辛而又加以強宗右姓寄莊沃土以肆其蠶食之毒
勢之所在有司將校莫敢誰何則民之窮而不爲寇
者亦幸耳而况又速以百吏之征需休于勢之不容
已者乎然則余所欲忠告焉者亦思所以圖其難于
易爲其大于細而已矣於乎民有耕桑之樂士有扞
禦之誠鴻鴈興歌碩鼠不刺使天津一鎮屹然拱輔

皇畿斯吾君所以簡任於君之意也亦君之所自任也

送太守張君之廣西序

廣西薄滇之東黑爨僰王獠白子雜居在昔據蒙段亦畧羈縻內屬自我祖宗平定爲之郡縣而後化浹然其性情之得於地氣習俗終不可革也故吏于其土者自藩臬下務寬其約束治與華異然予嘗思之夷獠之性固不可槩於華而其好惡之情則無不然者顧在上者順之而已然順之而服逆之而背在華亦有然者則所以治之固有道而不專於寬矣昔

渤海困於饑寒而吏不恤盜賊並起冀遂躬率儉約化民賣劔買牛賣刀買犢然則即其初梗謂之華而夷可也以華之不得其情猶變於夷况夷者乎以其夷而一於寬宜其習俗之愈惡矣銅梁張君大卿起家鄉進士參謀左軍都督府閱二十年今擢守廣西五府本兵之地爵皆勲戚舊裔非科目士之傑然者不得仕其間蓋欲藉其謀猷如孟博於宗資公孝於成瑨也君純厚清謹而濟以弘才偉識故居府爲上所器重爲下所畏懷今守廣西其酌所以治之者譬之庖丁之刃批竅郤游肯綮而芒刃若新發硎直易

易耳或惜君老成鄭重地不滿其才然天下之事有似難而實易有似易而實難故如畿輔要郡領州邑皆下朝上堂聽號令者紛立皆下指揮得宜若難矣然皆吾民也威至無不行有才者可勉之如廣西雜蠻僚威不能讐恩不能懷非嚴明忠信以固結其心而徒恃才鮮有不激而興事者然則君之往蓋

聖天子明見萬里其委任不輕而重也君瀕行凡在同鄉大夫士榮而餞之春隣里閈故以言見屬

送郝君立夫尹樂亭序

太原郝君立夫舉成化下未進士越七年受知樂亭

縣事瀕行凡與立夫同舉稱同年者相醞餽於都門
外而春灑以筆墨從事則屬爲言夫進士科目之極
選也縣令親民之要職也奪所宜居委以州縣之勢
立夫將有不釋然者乎而諸君所以爲贈則有在矣
世之重內輕外者非以幼學之志但可行於內而違
於外也勢焉耳因其勢而有不釋然者非所以爲立
夫也立夫殖學致用蓋將圖不朽者豈以一時之勢
繫輕重哉不以其勢則樂亭之往其於所謂不釋然
者如水於海水於夏日無少蓄滯焉者矣古之論不
朽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而爵位不與

焉蓋德功言立矣而爵位不顯其不朽自若也昉自
漢唐宋以來其列於史傳者豈皆爵位之顯哉爵位
顯矣而德功言不立則在當時已聲銷景沉而况後
世乎自兩漢及今上下無慮千數百年而當其時都
卿相踐華陟要者未易枚數而其所以垂不朽者可
覆視也一世之內僅如晨星落落耳而皆安在哉然
則所以圖不朽者固有在否則爵位之勢適足爲訛
議之資而已立夫忠信子諒聰敏負才局官無不宜
居而樂亭特發軔之地爾其爵位之來當追逐而不
舍者而春所以爲諸君以期於立夫者則有出於爵

位之外也余進士之同年者數視他舉爲盛而其登
臺諫儲館閣列部寺以及諸布郡邑者凡若干人其
所謂德功言者雖未敢遽論要皆駿駿烜赫於時然
則明日有賦棫樸之詩以歌咏

聖天子得人之盛者必有攸歸而今之別固不當以
驥駒之談瀆告也

送羅山尹楊威之考績還治序

同年侍御劉東之語余曰吾羅山自得楊侯威之也
士有所恃而安于學農有所恃而安于野行者有所
恃而安于途蓋其人博雅剛介治務惠民而植廢剏

靈如就饑渴故一時英聲茂實播溢中州而撫按諸公嘉其績爰抗章請改治他煩劇

聖天子方銳意久任責成之典遂不難違其請比奏績銓曹書上上故事當復還吾邑人喜獲遂借寇之懷僉曰宜有言以叙行李敢就諉焉余曰不知其人觀於其友如君之言亶乎豈第君子民之父母者曷庸辭夫古之仕者固恒以得親民爲重也而又恐不獲乎民蓋朝廷張官置吏皆所以爲民也士而不得乎親民之職則雖厚蓄蘊無由以施固諫官能言之宰相能行之然非其人則亦徒掛諸牆壁耳是故君

子貴于身行之而不能不垂涎于親民之任也然行之而民弗利大者或牒訴奏申小者或腹誹巷議則民惟恐其去之不速而亦安能一日處於其上哉此余於威之固竊爲之喜而又以慶夫羅山之人之得久蒙其休澤也或曰邑令之賢近例銓曹悉踰其名於上馳檄而取以進憲臺粉署之職距威之自庚戌第進士迄今逾十年猶留滯一邑茲去固邑之人幸而君之心得無有不釋然者乎則將應之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昔錢若水對宋太宗亦曰以爵祿榮

遇而効忠于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則威之之
賢固宜有所槩於其間矣而况夫前階要秩乃其橐
中物耶東之曰此吾侯之心也庸以是勗其終俾無
變於初

送長史胡君安節序

太倉胡君安節成化丁未與余同舉進士是歲

憲宗皇帝分封諸子爲王比冬 皇上詔公卿慎簡
迺僚充輔導而余同年以才行穎拔者得十人皆授
翰林檢討從事安節其一也安節忠信端慎其事
益王殿下敷陳詩書禮樂之蘊以發明忠孝仁義之

道貌莊而和言誼而正雖
殿下睿質天成作聖之
功所以自養者甚至若無待於人也而其啓沃開發
以爲山海之助者亦不少然則
皇上之簡命有司
之遴選固兩無負哉今年八月
殿下之國安節以
職當從行大夫士雅相善者皆醵餞於都門外而諉
余以贈別談者曰安節少以才譽重鄉間執經負笈
者充庭宇自成化戊子舉於鄉比丁未蓋浹貳紀矣
而其涵養造詣不啻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末
者今
聖明在上內安外寧廟堂而下公卿百執事
務慎守
祖宗憲章期與天下休養生息固也而新

進喜事欲要時譽以事更張者亦不能無於其間如
安節之線達重厚使得實諸臺諫郎署之列必有嘉
言至論以裨公卿大臣之不逮者而乃僅使之講說
於廣廈細旃之間其亦專而不能咸矣於乎書叙堯
親睦九族而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論大宗維翰
宗子維城以爲王者所恃以安然則親親之道未盡
曷能化行於天下哉長史王相也而德之休明與否
繫焉而親親之道本之則所以咸臨之者大矣惟事
必謹其始道必究其成安節之往也尚慎思所以廣
獻納之益爲韋弦之佩如古之人富貴有箴進退有

節使世之誦維城維翰者皆歸德焉則固

聖明敦睦之意也安節行矣庸以是勗之

送涪陵太守廖侯孔秀考績之任序

君子之爲守令者苟有以得乎民則其在也人固仰之而其去也人恒思之如赤子於父母誠有不能須臾舍焉者否則其見於事非不集獲於上非不至謂之材吏可也非循吏也謂之巧宦可也非名宦也若此者民之畏之則有矣而未能愛之也愛之或有矣而未能思之也嘗觀兩漢而來賢哲之親民者未易枚數而其間有風裁擣擊令行禁止雖豪宗右族凜

稟股慄不敢少膺其鋒而其名聲之烜赫百世而下
聞者悚然固也而所謂循吏者乃皆純謹篤厚先教
化而後誅罰而人之所以愛而思之者則在此而不
在彼焉豈民心之愚而神者真有可以誠感不可以
威屈可以欺於一時不可欺於後日者乎太和廖侯
孔秀起家鄉進士爲吾涪陵守明白雋爽學務有用
所謂循吏者也蓋涪陵自侯視篆其治民馭吏事上
接下所以綱紀於其間者要皆有先後緩急之宜至
於右學養士化民厚俗之事則尤勤勤懇懇興廢舉
墜而畧不見其有所爲者其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余

嘗得其治行於口碑以爲或者譽言耳比蒙
恩省覲於家道出其地則其惇厚明威之治可
慕可談可頌若未能盡於言者及家居凡里巷章縫
之士所以愛念而歆羨之者甚至於是而嘆疾真有
以得乎民而非世之巧宦材吏暴於外而無實者之
所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疾者何古今人
不相及耶今年考課銓曹當復任進士年元夫偕涪
陵士謂余曰涪民之感疾疾之得乎涪民夫人知之
也昔疾之來民咸謂當不獲借寇矣茲幸復得假緩
斯土則其歡忻鼓舞蓋有出於美穀之迎細疾成都

之頌叔度者盍爲之言以道其志泄其私使涪人歌而迎於江濱則後之傳循吏者有所考而世之爲守令者知所從事不亦謹歟乃從其請繫之以詩曰

明明我侯臨下有赫引養引恬我心胥悅百爾孔惠
究于先烈乃安於田樂彼豐年我有父兄不傲不愆
疾之去矣憂心悄悄疾之來矣央央旆旐如松之茂
如川之長福履緩之以礎天子之邦

城東叙別詩序

城東叙別詩者何吾蜀諸縉紳大夫餞送太守胡君
天叙於都城而作者也送者累矣而太守之送若此

者何太守之別縉紳之送固有異也其所異者何天
叙丁未舉進士而吾蜀同舉者三十二人今距丁未
才十有三年耳而仕于朝者僅六七人焉於六七
人之中又有如天叙者復作罷去故五六人者感離
合之不常爰爲具送君城東而各賦詩以致意也詩
必分韻而韻必以無疾其驅天子有詔者何昔韓昌
黎送陸歙州惜其專而不能咸作此詩泄願留者之
思若曰天子當有後命云云也天叙志大才高蘊經
濟之畧而未得位以效其尺寸徃北虜寇邊陲

天子軫念遺大臣儲芻餉並邊要害時屬東山劉公

公選于衆既天叙從行至則綜理調度克成厥績聲
聞聿著會 詔公卿薦所屬而太原周公以君舉浹
數月遂擢守鄖陽跡君所履雖大受非濫乃斬守僻
阨豈非資格所限大臣亦不敢伸縮自由則於此行
也得無不有容已者而徒爲槩惜於其間乎惜之而
覩有所徵召於將來此昌黎送陸之詩若有冥會焉
者以是分韻固宜雖然予復有說焉備患易救患難
鄖陽在楚界宛葉秦汎夔峽之間土沃人稀寃逋逃
者淵藪故四方豐穰是地固樂土少涉饑饉則皆襁
負而往往而不得其所易以閼甚至延蔓之禍王石

俱焚已然者可覆視也計天叙之才假守茲阨誠爲屈而利害之較如此則思得其人以圖其易制其難者非大臣四方之慮乎天叙往哉尚思所以處之使民無土客咸荷帡幪則大臣之所以推轂

天子之所以簡命兩無負焉而吾黨今日願留之心將有大慰於異時者矣僕曰子之言是也天叙就道予因銓次群玉命工爲圖而併述作者之意以及區區不盡之懷而題曰城東叙別非敢不讓貴紀實耳詩自楊司刑而上皆同年其二人則進士鵬舉吾第衡仲云

送吳養正南歸序

士之業舉進士者方其少也口念心惟志在必得故其用力之勤也淬礪刮磨忘其晝夜寒暑之變遷而其屬望之切也閔閔焉如農夫之待穫及夫久而不得則其氣索然燼滅渣蕩往往以命自恕於是業愈踈而愈不可得故凡天下之士其得舉於時者多晚生後輩而壯而老者僅十之二三爾其得者非其用志不分持守不變亦未能也蓋用志不分則不以命自恕持守不變則所業益精古之人有蘇老泉者初舉進士不中再舉茂才異等不中其貧窘困抑甚矣

而不以爲意退而閉戶讀書居六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涵蓄充溢久之發爲文章遂以文妙天下爲校書郎迄今幾百年猶知有所謂老泉也則天下之事其不成於有志者哉臨安吳養正其先常山人自其祖占戎籍於臨安遂世家焉父以軍功爲百戶侯養正蓋在紈綺中者而其讀書爲文章乃競自磨濯與寒士等雖累抑於有司而其向徃之心不少沮今年以例貢禮部試一人大廷第優等入成均得友天下之善士以知所不足乃復執弟子禮於安慶吳先生請卒

業焉覩奮翼京闈人亦固以是期之未幾爲建議者
奏格不果而其志猶在也今將負笈還余友都臺經
憲王君景昭少與同筆硯且有姻姪之好丐侍御諸
君各賦詩贈之而陳君文靜復繪圖於上諉余以序
故語老泉之事俾知持其志終必有合焉者天下事
成於有志者多矣而獨云老泉者其名著其事類也
若景昭於養正友道之篤不以顯晦而異則亦可以
於是乎得之

方伯吳公挽詩序

致仕方伯蒲陽吳公卒於家凡窀跡所履及交遊縉

紳大夫聞之皆咨嗟嘆惜其賢不置乃各爲詩歌挽之長篇短章充溢網帙其子璠者捧誦如見其親謂不可使無傳也請余序之夫心有所感而後形於言詩又言之成文也未易作者而哀挽之詩則出於衷心之所感故有悼惜傷怨之意而無溫厚和平之聲若古之哀詩類多孝子貞婦忠臣義士或生非其辰或死非其命而賢士大夫悼惜哀傷之不已而後形於言耳如公問其仕則伯一方問其年則踰七袞蓋可謂生順死安矣而挽詩之出於士大夫猶如此其固亦有所感於中者耶公謹飭剛方而厚於德者也

自爲舉子即以文學名隨所處士多執經遊其門旣舉進士宰德興庶政克脩而尤以作人見稱於時凡被其誨迪者今率爲公卿岳牧隱然負時望未幾擢貳瑞州守又數年擢守惠郡其在惠則勇於去惡仁敷惠流爻之以憂去饑之人逆計其服闋競疏于

上求爲守而不可得轉潮州秩滿擢叅政浙江布政司已而陞方伯不久即致仕其蒞官臨政蓋務於澤民而不求人知者故雖負才美未能盡究於用而亦不可得而終掩也旣歸林下足跡未嘗輕躡官府惟偕耆老倡爲詩社有古真率風而其患難必救過

失必規又若非流連光景之爲者聞人一善喜於稱揚極人之急恤人之災視踈戚如一故凡縉紳之士得與公交遊者未有不如飲醇而聞其風者狡僞獻其誠暴慢致其恭乃倏焉云逝後生小子於何考德而問業則其哀傷悼痛之者豈能自己耶此挽詩之所由以作也於乎讀是詩者雖未獲承顏接詞於公而足以知公懿德之感人而凡士之潔身飭行者觀之亦可以益勵其進脩之志矣公諱繹思字思用初號如始政號拙戒其歷履之詳有傳誌可考茲不得而贅云

榮壽圖詩序

封刑部員外郎月樓楊公明年正月三日届初度之辰其子郎中尚綱適奉命有事浙省計獲登堂稱觴爲壽乃先期丐善繪者爲圖將獻壽筵致祝而士大夫知之厚者謂尚綱曰人壽以百年爲期故自六十而上皆可曰壽今月樓公屈指甲子已歷四百八十有奇猶童顏鶴髮康強無恙不可謂壽乎世之壽者亦何限然未有獲沾一命於朝者即有之則得一官猶爲大幸而公則自主事至貟外崇封美號不一而足而將來之加寵又未可涯而又有如尚綱者

萊衣絢綵拜舞庭下不可謂榮矣乎是圖也當命之
曰榮壽庶幾紀實焉於是各賦詩歌書圖下方以侈
其美而空其上方屬春序之春尚綱同年也同年有
兄弟之誼古人恒世講之故春於公之榮壽尤悉蓋
公世家蘇之嘉定槎溪性嚴毅剛方敦尚朴素不混
流俗居嘗涉獵書史通大義有子五人俾各治其事
凡米鹽錢穀一無所問惟爲園居第後築山鑿池構
亭於中植竹萬竿遊憇其間曰此吾桑榆之侶也不
可一日無環列名花異卉客至輒留烹鮮挹芳
賦詩暢飲爲樂若不知人間有所謂勢利紛華者每

鄉飲則邑大夫必敦請位大賓以爲榮而公亦不辭
非此不一詣公庭然則公之壽固非偶然耶而所以
享其壽者又豈但久生於世而已耶古之聖賢論壽
者必本於德信矣愚則以爲徒有壽而非德則亦夫
人耳不壽可也如公信古所謂有德而隱者譬如泰山
喬嶽巍然里閭中後生晚進咸有所矜式敦薄俗
於來今回淳風於往古蓋有尊官徹爵而無其清操
隱行爲世輕重者是不可不特書使登公堂者知公
之壽不易致而凡得接公者又不徒見其峩冠博帶
之榮而已也

送僉憲劉君成已任陝西序

國家百司庶府之置彪分昈列而獨御史之在內按察之外曰風憲者夫豈徒哉蓋憲法也盈天地間鼓撓萬物者莫如風風之起飄忽淜滂激颶熛怒大而折木擗屋小而揚塵偃草以至達勾萌發蟄伏惟其所觸未有能禦之者至于法之在天下也何獨不然世有僞言詭行者有棄德崇奸者有亂教壞倫者有慆淫虐慢於官有凶驚雄桀於鄉隨其細大蓋至夥也法咸得以繩之屈者可伸抑者可揚仆者可起故法之行無貴賤大小皆恆怯畏悚舌吐氣索是不

猶風之震蕩衝擊夫萬物者乎御史者執是法於內者也按察者執是法於外者也則謂之風憲固宜以其義之大如此而責枉亦隨焉故居之者豈易易哉杞之著姓有曰劉氏者以詩書之澤振於里閭而成已則又其穎出者也自成化庚子領鄉薦明年第進士爲朝邑令剛毅簡諒望之聳然然不能巽節取媚故淹於外者逾十年逮弘治癸丑而後徵補內臺御史闕其爲御史則稽案牘於南畿諸郡督鹽課於山西之河東具有成績近按恒山諸郡尤持風裁故其釐弊似激而出於法其立節似峻而不背於公則

今之所謂良執法者非君孰與歸以是馳聲耀譽用
薦爲陝西按察僉事聖明之所以簡任夫豈無所
槩於其間耶濱行同寅諸君屬余以言於戲歷底柱
之險者不難于操舟歷邛崍之阨者不難於御車御
史按察信今之所謂風憲也則以成己之賢其歷試
於內旣焯焯如此而將來之效有不可以預卜者乎
成己往哉吾知其如健者之升梯舉足益多而其升
益高雖欲辭顯不可得矣

送揮使聶君仲輝襲職歸序

古人有言世裸之家鮮克有禮豈其性然哉蓋子弟

承父兄之蔭厭膏梁服紈綺左右周旋無違其意者
於是而驕心生矣驕則侈侈則縱欲縱欲則何所不
至哉故非有卓乎特立之士鮮不受變於俗者而豐
功偉績之建恒不易得其人也重慶衛指揮同知聶
仲輝襲職以歸濱行凡鄉之縉紳請余言爲贈仲輝
貌恭而和言愿而信循循敦恪若出自寒素無少膏
梁紈綺之習余甚喜焉其庶幾所謂特立者乎乃告
之曰夫天生伍材民並用之兵之不可去也久矣肆
今典則內則府部並置外則三司偕設而指揮之衛
錯布分列於要害之郡凡以養兵而衛民耳其所係

蓋不輕而重也而官於其間者多以蔭不以勞勸其
以蔭或勞勸者之皆賢固加於人一等矣而或非其
人則於所謂養兵衛民之意不能盡知或知之而不
能盡行於是驕侈縱慾之態往往競以爲高而不暇
乎其他此天下之通患也於乎

朝廷之所以辭於我祿於我者果如此哉仲輝往矣
其尚思所以振起於流俗也夫世之英俊欲負是以
聞於時者亦夥矣顧無其具與時耳無其具則志雖
立莫能用無其時則才雖高不得行若仲輝者其職
於一衛無所不統蓋有其具矣而又當

國家太平全盛之時則有建功樹業之志與才不患乎不能行而用之也仲輝往矣余日望之

送丘君季玉令樂陵序

令親民者也以爲難乎則古之人有鳴琴垂簾不下堂階而卧治者以爲易乎則召父杜母歷世僅見而前歿後譽往往不能遽得乎人然則難易果安在哉大抵民之情有二曰好惡是也好善惡惡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飽煖而惡饑寒是皆今昔之所同者顧上之人順其情何如耳旌別淑善脩明教化除穢革邪發奸擿伏則好善惡惡之情得矣保伍連坐

重門擊柝儲蓄豫先捍禦災患則好安惡危之情得
矣營繕以度繇役以時使之以佚道程之以餼廩則
好逸惡勞之情得矣勸課農桑禁戒浮靡食之以時
用之以禮則好飽煖而惡饑寒之情得矣否則反是
如是而持之以敬行之以恕守之以勇則所謂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吾未見有不得乎人者雖
曰易可也不如是則所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吾未見有得乎人者雖曰難可也蘭陽丘君季玉少
負氣節成化丁酉舉鄉進士第七人有司梓其文爲
程式比入太學益淬礪其業不懈久之乃以例受樂

陵令同年友職方主事王君廷文謙贈於余蓋季玉
廷文內兄也其言曰季玉與走家食時同筆硯多聞
好古每委心焉而其學則有所受其翁穎敏博學始
發解中州即典教咸陽繼令平鄉守淮安晉位山西
湖廣方伯剛方清慎之操誨迪旬宣之績烜赫於時
其仲兄伯玉亦以進士歷給事中陝西叅議今復擢
山西叅政世官其地亦僅有者而其名位方興未艾
如季玉者又發軔名科登庸仕路其文與行亦可謂
不失其世守者矣盍亦張而大之於戲世祿之家鮮
克由禮故古之名賢達宦一時聲跡非不光明僕偉

也而其後能自振起者恒不幾人余於季玉固竊嘉之而且樂聞賢哲之有後也雖然季玉以經訓蓄龠承芳襲美旣自掉鞅於功名之場矣由是舉而措之則紹烈考之遺風蜚循良之英聲譬之居高屋建瓴水直易易耳而余猶有順民之說者則固愛莫助之意也亦廷文之意也季玉尚勗之哉

送麻城尹聶君承之考績還任序

麻城於楚世號爲難治邑然以余論之邑無難易顧在人耳古之稱難治者或赤子弄兵或大姓橫恣或攻劫流散令不能行威不能制信乎不易也然得其

人則閑然者以定囂然者以帖如龔遂趙廣漢虞詡之類是已况無難治之形而得其人焉何有乎難哉不得其人而曰難處之非其道服之非其心使其辯詰縱逸於尋常矩矱之外則自首善而往皆然無定所矣吾長壽聶君承之舉進士初令武昌武瀕江負山人多勁悍決烈承之至則聽決精明賦役有法而其除穢梳蠹惴惴焉無寧居閥數月而布以大和民懼然戴之皆曰豈天惠我民耶曷假俟以父母我也余徃年歸覲道出蘄黃間親得其治狀頌聲於章縫野服之士竊嘗異之繼纖舟江夏則藩臬諸公所以

稱賞者不釋口未幾乃疏請移置麻城蓋麻城視武昌其民數里圖皆倍蓰焉有事亦如之麻城之人聞其至者皆謹曰是武昌人所仰而思之不可以復得者也而吾民何幸而奪之來而承之持其治武昌者治之而民之戴之者不異武昌信乎麻城非難治而治之顧在其人也今三年考績銓曹以例當復舊任邑人秋官舒君楚瞻大行董君嗣紳喜得遂其借寇之願也猥假余言叙行李春常侍家君尹斯邑時方艸角亦能悉民情士尚之懿家君之政履固不能逃於官評物論之下然自去邑距今二十年而人之嚮

往不衰而春之所以蒙屋烏之念於縉紳大夫者尤
至於乎是豈小子之所能致於人如此耶余固謂麻
城非難治也則二君之見諉曷敢有言說爲辭惟承
之之聲實已流不可遏行將被徵蒙遷荐歷通顯則
肅憲度於

朝端持風裁於天下乃其所固有而亦其所優爲者
慎無忘今日治邑之心也充此心則其位日進名日
高澤日廣無有乎難爲之官者豈特見麻城之不難
治耶

送太守張君宗厚任吉安序

近吉安守闢其縉紳士相與論曰吾吉世恒號難治也而其實則非故往往守者畏其名卒莅以矯激苛刻無平易近民之政無拊循惠愛之方無禮義廉讓之化由是橫者益肆弱者益屈而治益難矣使得明察好惡如古之梁凝正恤民疾苦如古之余安道大布恩信如古之李西美而猶有點悍獷戾威不能懾化不能服者則謂之難治也固宜未幾銓曹舉于衆補以御史合肥張君宗厚則又喜曰吾儕所願欲藉以少慰者其在茲哉蓋宗厚起家舉進士初筮仕尹瀏陽瀏陽莅楚長沙依負嶺嶽民多決烈强悍幾不

知有官府者宗厚之治簡賦歛崇教化來賢德鋤強
恭植廢墜誠心直道不事機防故甫三年民安于野
士安于學而強梗弗率者帖然無逮繁績最遂擢山
西道監察御史其爲御史則知之必言言之必當旣
滿考遂按治貴州尤著偉績蓋本之以慈惠愷悌之
心而達之以通變宜民之政故所至有聲稱則今之
往也直充其所已行者而又何患乎庶績之不美前
脩之不可企及哉余聞而謹之夫吉安古吉州即廬
陵安成郡也其俗藝文儒術則稱於杜岐公文風之
盛則稱於周益公家詩書人儒雅則稱於楊炎正合

而觀之至今益不衰而獨以難治名何也以其難則前史所稱如梁如余如李者項背相望在

國朝尤多豈其治之有異於人耶夫郡邑之難治莫先於無賢人尤莫先於無羨俗蓋無賢人則雖有教化不易達無羨俗則雖厲法令不能行如吉者可謂兼而有之則以難治虧成績者豈非泥其名而不察其實之過哉余於是可爲宗厚賀矣宗厚與余爲同年相知深瀏陽之政固嘗聞之而貴州則隣吾蜀其激揚澄清之惠多波及尤所樂道君之垂休聲騰茂實以大樹勲業於將來也可屈指俟方思有以張而

大之而待御王君資博革又爲之請遂不辭讓而書
之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一 終